

# 为什么会以为自己聪明 为什么愚蠢的人

□ 江淳



## 一个心理学现象——“达克效应”

1995年的一天，一个名叫McArthur Wheeler的青年大摇大摆地抢劫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银行。当他被捕后，看着监控录像突然难以置信地说：“可我脸上是抹了柠檬汁的啊！”原来，有人曾告诉他，只要把柠檬汁涂在脸上，就能隐身。对此，他深信不疑。这种脑子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，但请别骂他傻子，他可能会觉得很委屈，或者还会理直气壮地反驳你。

这并不是个笑话，而是个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。也并非极端少数，反而无处不在。

1999年，两位心理学家Dunning和Kruger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。他们做过四个实验，结果震惊地发现：在幽默感、文字能力和逻辑能力上最欠缺的那部分人总是高估自己：当他们实际得分只有12%时，却认为自己的得分在60%以上！

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“达克效应”（也叫邓宁-克鲁格效应）。

这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，指的是非理性的人在自己“欠考虑的决定”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的结论，但是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也无法辨别错误行为。

这些能力欠缺者们，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优势之中，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，却又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。简言之，越是愚蠢的人，越自以为聪明——不是在撒谎或逞强，是真的打心底里这么觉得！

这一研究结果还获得了当年的“搞笑诺贝尔奖”。别误会，这个奖是很正经的！评委中有些还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，其目的是选出那些“乍看之下令人发笑，之后发人深省”的研究。这一现象其实细思极恐，因为我们也许都在高估自己还不自知。

这不只是在说无知的人，能力中等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强烈的高估，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存在一两个维度的优势，便更容易“得寸进尺”。

## 冒充者症候群

“吉米鸡毛秀”曾经在德州一个音乐节现场做过一个恶作剧。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个女孩，问：“你们觉得Doctor Shlomo乐队怎么样？”“是我最喜欢的乐队！”“没错，今年特别燥！”但是，这个乐队名是记者编出来的，取名自一部百老汇歌剧——其实这个乐队根本不存在。

“去参加音乐节的人都以知道下一步的安排而骄傲，即使他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新的内容是什么。”

这就是典型的“达克效应”，生活中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。比如有的人对任何话题都能侃侃而谈，仿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……作为听者的我们，有些领域确实所知不多，都判断不了他说的有几分真假。要么一脸懵地崇拜，要么鄙视他装。但换个角度想，他大概率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嘴炮。可能了解过一两个词，就能自己夸出一门学问。这种人，在知识洪流的“尾气”里中毒太深，出现幻觉了。

宋朝有一个叫钟弱翁的县令写得一手烂书法，却自认为很好。他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是要对一些名牌匾额上的题字进行肆意批评，并想方设法让自己重写。一天，他看到一个寺庙阁楼的题匾上有“定惠之阁”四个大字，但是落款处的人名被灰尘掩盖，看不太清。他又是一顿批驳，叫人把匾额摘下来，让自己重新赐字。

碍于他县令的身份，即使僚属和僧侣们都觉得那题字写得很好也不敢违抗。然而，擦去灰尘后发现，落款赫然写着一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名字。钟弱翁尴尬了一会儿，又对僚属们说：“这么好的一副字，不刻成碑文多可惜啊。”所以有时候，对于一些自信十足的傻子，又无从指责时，静静看着就好——他早晚会被狠狠打脸的。

## 知道的越多，越能发现自己的无知

古希腊哲学家芝诺(Zeno of Elea)的学生有一次请教说：“老师，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，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，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

呢？”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，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：“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，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，我的知识比你们多。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。”

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，因此，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。”芝诺的观点，此后被总结为一句名言：知道的越多，越能发现自己的无知。

想想自己刚了解某一事物的时候，总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比如刚学会吹响笛子，就激动地觉得自己是个乐器天才。但你若去问那些学了许许多年乐器的人，他们往往会说，自己不擅长乐器。这并不是谦虚，而是因为当他们深耕许多后，真的认识到了其广博以及自己的许多欠缺。所谓初学三年天下无敌，再学三年怀疑人生。

随着学习的继续深入，大多数人会逐渐发现自己的不足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——在经历消沉和重新定位之后，才终于对自己的能力有较为准确的认识。

## “无知五分之一法则”

美国的《赫芬顿》邮报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，向公众提出一些非常离谱的观念，比如太阳围绕地球转，彩票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，个子高的人跑步更容易缺氧等等，让他们做判断。但是结果却表明，每一条离谱的观念，都有20%左右的人会盲目相信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无知五分之一法则”，也就是说无论一个观念多么的离谱可笑，在全世界总会有20%的人盲目的相信它，有些人知识的匮乏、或者说认知的障碍，看起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

所以，这也是为什么，不要与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人争辩，那只能是鸡同鸭讲。

当年，孔子忍着恶心奉承两个毫无学识的老头，就是深知这点，“遇到这样的人，赶紧哄骗他们早早滚蛋就是了。还招惹他们干什么？”所以人们常说，对付傻子的最好办法，就是鼓励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傻子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因为你纠正他的结果可能就是得罪他。

## 骂也该留点自己

□ 邵正欤

凡为人，没有一个不会骂的，即便是哑巴，也会用手势作“语言”，表达骂的内容。而骂，若看作一件“物品”，似乎都应理直气壮地“馈赠”给别人。所以，有句老话云：没有傻瓜不会骂，没有混蛋骂自家。

其实，骂，也该留点自己！

不难理解，骂，作为人类语言的一部分，它独立担负着一种“特别任务”，即将藏于内心对某人某事产生的“特别情感”，诸如嫉恨、愤懑、责怨、恼怒之类，转换成语言，配之神态、动作表达出来。有时在体内（称心骂），有时在体外（称嘴骂）。其作用种类繁多：或防御、或报复、或反击、或发泄、或挑衅、或诋毁……可无论哪种，从人们启用它的目的和效应来看，它们都具有共同的两大特征：首先，面对的都是自己体外的人和事；其次，以达到伤害对方为目的。站在这个角度上，骂，实际上可看作一种“保护自己，打击对方”的变形武器：有时可盾，有时可矛，有时可刀，有时可戟……

然而，本该投向别人的“刀枪”，能否转过头来投向自己呢？

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。因为在人的天性中，“自负”不是没有它的领地（只是有大有小）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自以为是，总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无可挑剔。故而，无可挑剔的东西是不该与那些“特别情感”结缘的。不要说没有理由投自己的“刀枪”，就是在别人的眼里，他（或她）都觉得自己该是一块无暇的“璧玉”。可想而知，别人都不得“冒犯”自己，他（或她）会这么贱这么傻，自己投自己“刀枪”伤害自己吗？

可惜的是，这些人面前并不是一条平坦大道，生活往往会有意无意给他（或她）下许多羁绊。仅举一例——

某日，小R骑自行车去街上办事。他仗着娴熟的车技，不摇铃，不缓行，在人群中穿来梭去。可好景不长，一男青年躲闪不及被他撞倒了，他自己也跌倒在地。他火冒三丈，爬起身便破口大骂：“你是死人啦！车来了也不让一下？”对方也不甘示弱，回敬道：“你才是死人！前面有人，你瞎了眼是啵？”于是，彼此由谩骂发展到拳脚相加。结果，对方断了两根肋骨，他自己的右手也脱了臼，还去派出所走了一趟……

显然，小R就是因为觉得自己“无可挑剔”，才理直气壮向对方投以“刀枪”的。假如是另一种情景——他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过错，悔恨交加地骂着自己：“混蛋，你是抢路呀？不摇铃，不减速，也不瞧瞧前面是否有人……”并主动向对方询问伤势，赔礼道歉。兴许，这场小事故不会落得如此惨痛的结局。

由此看来，“自己骂自己”并不是一件贱事，更不是一件傻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还是一种能化恶为善、化凶为吉的灵丹妙药。再举一例——

老G嗜赌成性，妻子强烈反对并屡次阻止，可他不但当耳边风，还动辄勃然大怒，高声喝骂道：“臭婆娘！老子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好不容易休闲一下，玩点小牌你还要来烦心……”后来，家里的积蓄都快被他输光了。左邻右舍都在责骂他，妻子也心灰意冷，喝了农药要了结一生，幸好被人发现及时送到医院。老G闻讯赶来，悔恨莫及，边大哭边捶胸跺足大骂着自己：“我不是人！我是不可雕的朽木！我是不知好歹、不知冷暖的冷血动物……”自此以后，他再也没进过赌场，夫妻和好如初，日子又红火起来了。他，也不再被人骂了。

显而易见，老G能改邪归正，其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他已发现体内的“毒素”所在，并能采用“自己投自己刀枪”予以“医治”。虽说是几句粗俗的骂，但它经历过忏悔，经历过阵痛，是一种极难得也极高贵的灵产物，也是一个迷惘的灵魂在大彻大悟的觉醒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能否这样简而言之：

人世间，没有谁人不骂人，也没有谁人不被骂，只是——无论是你骂别人，还是你被别人骂，都得优先考虑：自己是不是该先骂自己？若该骂，就痛痛快快地骂一顿。很有可能，前者，你不再去骂别人；后者，你不再被别人骂！